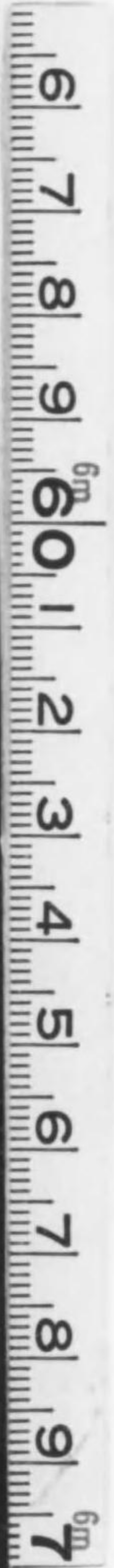


南涯遺集

中

309
10



始





南涯遺集卷中文

松本古堂先生傳

北越 古川郁文甫著

先生名巖。字士龍。松本氏。古堂其號。別號古風俗。
 江迂史。出雲森山村人。幼而穎異好學。游筑前。執人歸。
 井昭陽。居三年。游京師。師事摩島松南。梁川星巖。又東
 游入安積。良齋門。與一時才俊相切劘。方是時。海警荐
 臻。國家多事。先生西歸。訪星巖於京師。與梅田雲濱。賴
 鴨。厓等結交。每相見。縱論時事。一日手寫楊椒山年譜。
 示鴨厓曰。我輩他日殺身成仁。當如此耳。星巖倡勤王。

古川漢一郎氏寄贈本

糾合同志得七十餘人。先生及鴨厓居其首。乃血書連盟。以待時機。既而先生歸鄉。鴨厓頻促其入京。先生急裝上途。會星巖病篤。先生往候之。星巖握手喜泣。托以盟簿。此夕竟逝。時安政五年九月二日也。星巖無嗣。衆推賴支峰擬喪主。固辭。先生乃代之。京師訛言。星巖未死。托喪以舉事。既而雲濱鴨厓被捕。先生亦就縛。訊鞫數次。對曰。勤王者。臣子之大義也。倡之大義。何有不可。毅然不屈。獄吏不能詰。先生緊縛盟簿於犢鼻褌。上圖寸裂。以滅其蹤。繫獄六月。乃放歸。志士得免刑禍者。實先生之力也。先生潛心於經濟。通宇內形勢。其學淹貫。

和漢。於書無所不讀。每上講筵。列舉古今。斟酌諸說。而事關乎忠孝大節。則盛氣昌言。使人肅然斂襟。好作文章。率意直叙。不假雕琢。當其得意。滔滔數百言。有一瀉千里之概。嘗應聘於千家北島二氏。又爲西園寺島津諸公所識。並爲賓師。輔導備至。後歷游四方。抵越後村松藩。藩主奧田氏聞其名。以重祿聘之。任自彊館督學。先生循循誘掖。多所成立。明治七年。至東京住下谷徒士街。謝絕賓客。專從事著作。適罹脚疾。荏苒不痊。就醫於鄉里。結廬爽塏處。名曰八雲山莊。嘯詠風月。優游自適。其病革也。自知不起。召家人誠曰。吾終始守道。無所

愧乎中。汝曹能體吾意。維忠維孝。勿辱祖宗。言畢而瞑。十一年一月二日也。年六十一。所著三十六種。二百餘卷。如日本魂。小人傳。議論卓絕。筆鋒犀利。殊爲有用書。先生身材豐偉。目光炯然。精悍之氣。溢乎眉宇。尤嫉違義悖理者。曾航越後路。抵與板。會士夫十餘人。闖入船中。醉酗怒罵。旁若無人。先生戒飭。不悛。忽瞋目大喝曰。汝等所爲。損士人體面甚矣。操刀逼之。衆股栗。投水奔竄。先生無子。養門人寺本易直爲嗣。易直沒。姪鼎承家。見爲陸軍中將。今上卽位。特褒先生勤王之功。追贈正五位。

古川郁曰。家君嘗從先生於村松藩學。受其提撕。欽慕甚切。郁幼時。家君娓娓說先生事。穉心尙感奮焉。今年已過強仕。材劣力微。未能有爲。茲傳先生。乃所以表景仰之意也。

長尾秋水傳

長尾秋水。名景翰。字文卿。稱真次郎。秋水其號。又號臥牛山樵。青樵老人。王暮秋。越後村上人。其先景登者。爲上杉景勝臣。至四世孫弘佐。始仕藩主內藤氏。七世孫景行。祇役江戶。以擊劍著。秋水其第二子也。幼穎異。甫十四。爲諏訪氏臣久保田某所鞠育。一夕亡命。爲人質。

春。餘暇讀書。後游水戶。受教諸老先生。研鑽數年。業大進。乃游畿甸。拜十二帝陵。南至紀州。北窮奧羽。遂航海抵松前。方是時。胡虜陸梁。屢寇北海。秋水親檢地形。探狀勢。以謂不迨今一掃腥羶之氣。或污我神州矣。頗有所規圖。賦詩歌二十首。以警醒時俗。世間所傳海城寒柝詩。蓋其一也。與俊髦傑士。縱論時事。最力說北門鎖鑰。不可一日緩。然其言往往過激。人或目以狂。秋水嘆曰。天下無復足與談者矣。天保十四年歸里。時內藤氏創爨舍。大興文教。欲聘秋水。而藩老不可。秋水亦求仕。卜居臥牛山麓。聚徒教授。居七年。由山陽抵鎮西。過佐

賀。訪草場佩川。轉游京攝之間。與河野鐵兜。梅辻春樵。橋本香坡等相唱和。時外患紛起。時事益非。秋水東走西馳。鼓舞士氣甚力。年雖老。意氣軒昂。慨然不可一世。歸里抵吉田村。主富所尙猷家。獲病而歿。文久三年三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五。葬于願生寺。不娶無嗣。秋水容貌豐皙。目光四射。音吐如鐘。爲人峭介。最重氣節。與人議論。颯發電激。四座辟易。讀經史以通大義爲主。嘗講孟子。至湯武放伐章曰。此是妄言。何素君臣大義之甚也。又論楠公曰。後醍醐帝之潛幸笠置也。公宜執戈護衛行在。其待詔而起。抑何心也。眉張眼瞋。淚潄潄下。秋

水之詩。寄托深遠。直薄風雅。悲壯感激。發自肺腑。咄嗟所賦。亦皆可誦。嘗與鐵兜論詩曰。唐三百年。孰爲絕唱。鐵兜曰。王昌齡春宮曲。秋水則推劉長卿別朱拾遺詩。亦可知其趨向矣。秋水善書札。尤工畫竹。興到揮洒。韵致可愛。其游鎮西。獲者珍重。與佩川墨竹並稱。著有山樵詩草。梅花百律等若干卷。

論曰。秋水負卓犖之材。感慨激昂。不得志於當世。抑鬱以沒。其志可悲。雖然。其詩警勵時俗。鼓舞人心。國運之興。毋乃與有力耶。嗟乎。秋水詩人而非詩人也。

柳谿山人傳

柳谿山人。姓岸浪。名靜司。加賀人。少時沈默如愚。然畫才天成。超出凡衆。嘗東游受業。菊池容齋。福島柳圃。刻苦研磨。技大進。一日翻然曰。畫無精神。不足動人。豈若跋涉山川。以養精神邪。乃橐筆飄然去。探天下佳山水。凡奔峙之勢。雲烟之態。莫不熟睹飽覽。而藏諸胸臆。明治三十七年。再來東京。時洋畫盛行。如山人之畫。無有顧者。淹留數月。資罄將歸鄉。會一高官觀其畫。大驚曰。公技倆。實不凡矣。乃懇止之。薦宮內省描藉作圖。金屏風一雙。山人感泣。奉命薰沐拜寫。而進獻。恩賜金若干。人皆榮之。余之在東京。山人屢來訪。示其所作。余賦長

篇贈之。後余將歸鄉。山人謂余曰。願陪杖屐。行探越州之勝。乃相携而歸。借一寺院而居焉。山峙水激。宛爲仙境。山人听夕起臥。自謂可養我精神矣。偶有一富豪。乞寫觀音像。豫約潤筆七十金。山人謂我鄉一巨利藏古畫幅。可以法也。乃到其鄉。極力模寫。畫成而還。致之於富豪。報以四十金。山人作色曰。汝一鄉富者。而爲利欺人。是盜賊耳。奴隸耳。我畫豈爲鼠輩所污乎。乃促取之。雙拳亂掇。裂而火之。居數月。山人將還東京。余與同好謀。開祖筵於某樓。紅裙周旋。絃歌競興。山人大醉淋漓。枕肱而臥。急呼曰。持白扇百柄來。乃每一扇描山水。筆

勢飛動。頃刻而成。衆皆嗟賞曰。畫有精神矣。方是時。山人之名。漸噪於都鄙。來乞畫者。屢常滿戶外。山人日夕不倦。從容弄筆。皆滿意而歸。嘗陳列其所畫於博覽美術及辰諸會。得褒章銀銅牌者。前後十數次。而山人不必榮之也。嘗與余同游東台。入博覽會。山人遽掩鼻曰。臭臭。余詰其故。曰。所陳畫巧則巧。然皆模倣古人。陷其窠臼。坐不能寫自己精神焉耳。山人性質直而篤摯。敬慕其師。猶父母。每值容柳二翁忌日。必展墓行香。三十餘年。未嘗一廢。而其在家也。嗒焉兀坐。以養精神。天機一動。揮灑不已。或掃室炷香。或彈琴飲茗。悠然自適。與

世相忘。山人之於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莫不皆佳。而
韻致超絕。尤似容柳二翁。嘗作登岳圖。見贈。氣韻生動。
神采射人。展諸壁間。心魂飛越。殆乎有凌雲登霄之想
也。非養精神之深者。安能如此。

古川子曰。吳道子畫龍有騰天之勢。孫知微畫水有崩
屋之勢。苟無精神。死龍耳。死水耳。山人之於畫。雖由天
才。亦安知非師造化而有所悟入邪。

中臣典膳傳

中臣典膳。名德之助。字某。號秀居。出雲杵築人。家世商
估。幼聰慧。一日其父出算盤與書冊。問其所好。典膳進

取書冊曰。請從事於斯矣。已長。負笈游四方。訪大家名
流。聽其緒論。大有所啓發。業成而歸。時歲三十。千家國
造聞其名。擢列近習格。又以重祿饋之。固辭。後以人薦
補出雲大社權禰宜。又創立學館。從事教育者數年。諄
諄誘掖。異材多出其門。文久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歿。年
六十一。葬于鄉之神光寺。典膳涉獵群籍。淹貫古今。尤
精於古史神典。其臨講筵。博引旁證。纒纒如貫珠。聽者
忘倦。嘗語子弟曰。皇國位於東海之表。潢派綿綿。莫有
嬗更。固與漢土易世革命不同。志於學者。宜遵守列聖
遺訓。輔之以漢土聖賢之教。不然。後世或有遺患於國

家者。初學和歌於香川景樹。極其蘊奧。又能俳諧。與田中千海古川凡和加藤梅園俱有四宗匠之目。善書畫。長鑑識。至謠曲茶儀圍碁之類。靡不兼綜。名聲噪乎遐邇。四方騷人韻客游山陰者。必過訪焉。爲人謹厚。尤敬神祇。嘗有一士夫詣社。溺於境內。典膳叱曰。不敬漢盍畏神罰。其人慙謝。卽被除污穢。張繩圍之。晚年結廬於越峙村。匾曰餐秀窟。其地遠望海山。風景明媚。典膳每旦沐浴端坐。遙拜大社。朗奏祓詞。以祈寶祚無窮。暇則栽花灌園。優游自適。不復問世事。所著二十餘種。二百餘卷。如大祓詞釋。浪華日記。巖滴餘錄。尤著於世。子某。

孫陳壽。皆有才藝。

論曰。方今西學勃興。日甚一日。動輒蔑視古學。棄而不顧。是以智育日進。彝倫益紊。其蠹毒國家。甚於洪水猛獸。余欲起典膳於九京。祓除妖氛。以立廓清之功。而不可得。乃作之傳。使世人有所警醒云。

鈴木牧之傳

文化文政之際。北越多出文雅士。然往往局乎一方。而其名不甚顯。其能負博洽之才。揮縱橫之筆。以寫風土氣候。文名藉藉著乎天下者。推鈴木牧之爲首。牧之名某。稱儀三治。號秋月庵。越後鹽澤人。幼穎悟。年十三。就

僧快運受句讀。發憤刻勵。業大進。既長。游江戶。時瀧澤馬琴岩瀨京山等有文名。牧之往叩其門。居數年歸家。世農以素封聞。至牧之之時。家道大衰。牧之謂我家世服農。今墜其業。不孝莫大焉。乃躬自執鋤犁。夙夜勤苦。常慕白河樂翁爲人。手寫其訓戒中堪忍二字。揭諸楣間以自警。又謂家人曰。大禹聖者。尙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此陶侃格言。我所奉以周旋。汝曹宜銘肝勵業。以顯揚祖德矣。如此者五十年。貲產漸殖。家聲益振。然未嘗廢文雅也。牧之之鄉在萬山之中。嚴冬沍寒。積雪或二三丈。熊熊出沒。行旅絕蹤。牧之謂此都人士夢

想所不及。豈可不記而傳乎。乃據實況羅異聞。極力敘寫。鉅細靡遺。名曰北越雪譜。凡七卷。挿以圖畫。藻思超絕。筆力遒健。極刻劃之妙。其書成也。携抵馬琴請閱。馬琴諾而不果者數年。牧之乃謀諸京山。京山校訂勸授。梓問世。馬琴素與京山不相善。心竊忌之。後馬琴失明。牧之亦盲。同病相憐。交情復舊。牧之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善畫能詩。尤長俳文。孜孜鑽究。殆忘寢食。盲後終日默坐。殆如泥塑人。其詩文。率冥思得之。所交自騷人韵客。至書工畫博之徒。凡有一長者。無不與善。雖隔千里。雁魚來往。必達其情。以自樂。少時喪父。事母至孝。

每夜侍牀按摩。又讀稗官小說以慰之。待其眠始就課業。往往達鷄曙。雪譜之成。蓋此時也。平生勤儉力行。雖嚴寒不戴帽。着襪不就火。罔糊敗紙補屏障。有餘材則收以葺屋造匣。竹頭木片。未嘗委棄。好施與。遇凶歉。擲私貲賑貧氓。一鄉咸稱其德。事聞。蒙褒賞者數矣。天保十三年五月歿。年七十五。所著隨筆雜記有數種。而雪譜尤著於世云。

論曰。袁子才有詩曰。富不愛看貧不暇。世間唯有讀書難。牧之特志堅鞏。不以貧富廢讀書。此豈常人所企及哉。宜乎身在北陬。而名聲噪天下也。學藝之士。做牧之

所爲。亦可以大有獲矣。

新保西水先生傳

先生名正與。字靖爾。號西水。新保氏。越後西蒲原郡曾根村人。朝妻清七第二子也。出襲新保氏。因冒其姓。幼而聰慧好學。就鄉儒小澤精庵受句讀。精庵異之。勸游學。資斧不給。乃鬻藏書獲若干金。游江戶。主鄉人某家。傭書勞作。窘甚。有畫師張嵐溪者憫之。拉造大槻磐溪。請爲學僕。淬礪刻苦。業大進。一日川越儒員某來。談及其門生有記性。磐溪曰。我塾亦有之。便召先生。命誦伯夷頌。不錯一字。某大驚。試他文。皆然。居五年。磐溪舉爲

都講。既而業成歸鄉。以教授爲業。從學者甚衆。慶應中。代官篠原氏。功在水原建校舍。氏功嘗受業精庵。因聘先生。待以友禮。明治三年。越後峰岡藩主牧野氏聞其賢。聘爲藩學入德館教授。兼侍讀。先生謂神州之民。不講皇漢二學可乎。建議置皇漢二科。一藩文學始興。八年一月。補曾根校訓導。十四年九月。任新潟三等助教。授。二十二年二月。遷新潟師範教諭。並待以特典。先生爲人長軀白皙。眼采射人。性峭直。凜然不可犯。初牧野氏聘先生。稍疎於禮。先生峻拒曰。非謂鴛鴦雖死。不啄腐鼠乎。牧野氏遣大參事某踵門謝罪。乃應之。其在職

也。啓迪輔導。竭盡心力。數隨牧野氏抵東京。又就林鶴梁學文。詢時務。牧野氏益信任之。禮遇加厚。先生嘗語人曰。吾未釋褐時。謂直諫容易。及辱眷寵。殊難於發言。始知古人不可及矣。先生之振鐸於師範校也。手書列聖懿訓。揭諸堂楣。使生徒朝夕誦讀。又嚴考課。明黜陟。誠愉情禁酒色。以故一校肅然。其教生徒也。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丁寧深切。隨性所近。勵短引長。莫不開導。以故異材彬彬出其門。先生所交殆遍海內。其在江戶。與羽倉簡堂佐久間象山訂忘年交。又與松本奎堂岡鹿門菊池溪琴松本古堂依田學海中根香亭等。研覈

道義。琢磨文章。而與奎堂古堂意氣投合。終始無渝。先生之學。宏覽博識。貫穿和漢。其詩文。勁健雅雋。自合矩度。然晚年不多作。常謂浮華之習。徒耗精神爾。夙喜臨池。規撫歐虞。兼善篆隸。又私淑狩谷掖齋。深秀溫麗。得其神體。香亭最推獎之。一日書某校門牌。偶誤排置。先生歎曰。余平生下筆。未曾有差誤。今也如斯。恐不久視。果如其言。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歿。年六十二。所著有詩文稿經說若干卷。藏于家。二子曰磐次。曰寅次。並有學藝。不墮家聲。

論曰。松本古堂嘗謂北越文學。推西水爲巨擘。余畏之如虎。顧使先生據大都。與一時俊髦馳逐。則其爲虎。豈啻負嵎而已哉。惜哉。終乎北陬。一儒士也。雖然。先生之志在教育。固不在文苑一途也。

肥田野竹塢傳

肥田野竹塢。名某。字士操。稱嘉平次。竹塢其號也。別號抱甕。越後築地人。考曰竹村。以儒術著。竹塢其長子也。幼穎異好學。比弱冠。嶷然成立。歲二十三。東游受業於芳野金陵。金陵稱其才。舉爲都講。居五載而歸。時鄉之右族某厚禮聘之。乃徙家教授。既而翻然曰。學術未殖。安足以爲人師。乃謝遣生徒。再游金陵門。淬礪刻苦。深

造自得。幕府旗下士大久保某聞其賢。召而祿之。壬生
侯亦辟爲儒員。皆不應。後數載。盛岡藩主南部氏以重
祿聘之。且爲藩學教授。竹塢以親老辭。明治初。朝廷創
民政局於越之中條。設校舍其側。延爲講師。及局廢而
罷。時金陵以博士教授大學。勸竹塢釋褐。又有故辭之。
十年六月。任新發田中學教授。以學德雙高。待以特例。
且賜六國史及研筐。褒其積勞。十九年五月。辭職家居。
專以育英爲業。暇日輒携子弟。履山楫川。諷詠自娛。二
十年七月。患咯血。歿于家。年五十二。竹塢之學。博涉經
史。時作詩文。不甚鍛鍊。爲人澹泊。茆屋竹椽。居之晏如。

其所交皆一時名碩也。嘗賦詩曰。家與城門相對開。寒
窻唯伴一株梅。休言地僻無人訪。曾有高車駟馬來。蓋
實錄也。竹塢厚於親戚故舊。苟有紛糾。則居中調停。無
敢違者。然嫉世俗阿諛徒。殆如蛇蝎。又有潔癖。每旦早
起。自灑掃室宇。不留纖塵。平生嗜酒。書帙杯斝。左右雜
陳。身坐其間。且飲且讀。以爲快適。其在東京。與谷干城
相識。干城以事過新發田。訪竹塢於其廬。竹塢喜甚。便
留置酒。干城酣暢淋漓。罄歡而去。及歿。贈賻及弔詞。且
眷其遺子云。所著有論語說一卷。詩文稿若干卷。未梓
行於世。

論曰。余幼時。略知竹塢。姿貌魁梧。氣色溫粹。常莞爾含笑。一見知其爲君子人。歿後。門人建碑請文於足立君。正聲君與竹塢同門。又與余相交。今幾何時。竹塢既逝。君亦爲泉下人。追憶既往。不堪感愴。余憂其逸事歸堙滅。乃據君所作碑文。參以余所覩聞。而爲之傳。

雛田葵亭傳

雛田葵亭。名義方。字某。稱宮坊。葵亭其號。又有確坡野鶴道人等號。越後加茂人。家世爲青海神社社僧。幼喪怙恃。勵志力學。甫十五。以僻境乏良師友。一夕亡命抵信州。囊橐既盡。乃款戶隱山某院爲傭僕。晝則執犁耕

野。夜則焚膏繙書。孜孜矻矻。不少荒懈。每朝夕就食。卓衆皆箕踞。獨葵亭端坐。毫無惰容。院主嘉其志。爲給資。乃抵江戶。游諸耆宿之門。又借諸侯藏書讀之。刻苦數年。業成而歸。乃繼先業爲社僧。業暇聚徒教授。四方傳聞。來乞教者。履常盈戶外。諷誦之聲。琅琅遍邑里。弘化三年八月歿。年六十一。葬于掉尾山麓。葵亭博學多聞。尤精國典。夙慕本居宣長蒲生君平之爲人。以敬神愛國爲宗旨。嘗辨內外尊卑之義。治亂興廢之機。以審和漢風土之異。彼此得失之弊。著一書。名曰學睫。議論醇正。考據精密。自謂平生心力所傾注。憾不使宣長君平

觀之也。餘事作文。暢達明快。能言其所欲言。詩亦直摠胸臆。不喪天趣。兼善國雅。真摯婉雅。有萬葉風。常與內藤鍾山尾臺榕堂等訂交。麗澤相資。爲人格謹自持。終日恂恂。未嘗疾言遽色。然遇不義悖德者。則侃侃詰責。不少寬假。談及忠臣孝子義人烈士之事。往往飲泣不能言。一貧如洗。椅無副衣。不飲酒喫烟。唯嗜書籍。嘗應人聘。講經者數旬。及歲晚。辭歸。見餽金一封。葵亭大喜。途過書肆。乃以其金購書。厨下絕烟者累日。妻孥訴窮。鄉右某聞而憫之。其篤於學。而澹於利。槩如此。所著除舉隄外。有講學辨證。葵亭記問答抄。及詩文稿若干卷。

藏于家。有一子。曰銘。才而學。以勤王著。

論曰。余曾觀葵亭夜誦圖。一燈耿耿。其母端坐績麻。葵亭齡七八歲。侍側。琅琅讀書。毫無倦色。其勤學如此。他日爲異器。不足怪也。一鄉俊髦。觀斯圖。讀其著書。亦將有感慕而興起者也夫。

鈴木文臺傳

鈴木文臺。名弘。字士敬。通稱陳造。文臺其號。別號石舟。越後粟生津人。幼而穎悟。受句讀於後藤託記。一讀成誦。託記嘆曰。天才英敏。可謂神童矣。及太田芝山來北越。教於牧花鄉。乃往聽其講說。芝山於人不苟許可。獨

稱文臺以先生嘗與芝山俱講論語唐詩選於某邸音吐爽朗文理明晰良寬師亦參聽嘆曰鈴木氏有子他日當成異器時年十九負笈游江戶執贄龜田鵬齋一日聽其講毛詩大有所感慨然治任歸國孜孜勉勵燭以繼晷名聲隆起時年二十一乃創長善館教授後進來學者衆唔咿之聲不絕元治中藩主牧野氏召見講經賜物賞之且書樸實儉素經學勿忘語以賜文臺感激寫之屏風以爲家訓明治初加茂鄉人設校舍於本量精舍內延文臺爲師生徒數百人竭力教養風化大行至今鄉人篤學謹行超越他邑者蓋其薰化之所致

也。文臺博覽強記。自經史諸子至稗官小說。莫不兼綜。尤精於名物訓詁。其治經。原本漢唐。參以宋元明清諸家。融會貫通。左右逢原。闡其精蘊。詩文根據經史。尸祝唐宋諸作。迥麗豐腴。自成一家。書亦樸雅深穩。可喜。嘗欲著賈誼新書纂註。因太平御覽訂其譌誤。聞甲州身延山久遠寺藏古善本。介良寬往請寺主。日夜校勘。又欲讀皇清經解。當時舶載綦罕。乃赴高崎。就藩醫山田某借覽。歲餘畢業而還。晚年校訂十三經註疏。數年告成。乃潔齋捧持。詣彌彥神祠。納諸神庫。賦詩曰。遺經百卷遺神庫。準擬當年複壁藏。其罹疾也。自草碑銘。臨終

謂家人曰。吾死宜以此鐫石植長樂寺塋域。餘事勿刻。明治三年六月某日歿。年七十。文臺容儀端正。風貌閑雅。其接人顏色和怡。不立岸異。自奉儉薄。食無兼味。綿衣短袴。終身弗渝。財有餘裕。舉以購書。事母至孝。每獲珍味。薦以奉歡。祖母臥病。自飲食衣服至盥漱便溺。躬自處之。日夕看護。衣不解帶者六旬。人皆稱之。大正三年十一月。追贈從五位。所著有戰國策手解諸子考舌。藉餘錄錢貨私議及長善館文集若干卷。嗣曰健藏。承家學。孫曰虎雄。爲文學博士。

論曰。文臺以著書育英自任。其有功於文教。何讓先賢。褒贈之典。非無以也。余讀其著書。欽其學德。又聞健藏虎雄有文行也久矣。箕裘三代濟厥美。近時儒林所希觀也。

長谷川嵐溪傳

昔者北越之地。狩野派之畫盛行。南畫則委靡不振。及鉤雲泉北游。就而學者漸多。長谷川嵐溪出而南畫大興。此雖氣運之所使然。亦可以見其技超凡也。嵐溪名荃。字芳孫。嵐溪其號。別號墨霞。越後三條人。幼而讀書。嗜畫。弱冠游江都。從大槻磐溪受學。又問畫於春木南湖。既而觀管井梅關畫。大有所悟。乃至仙臺入其門。梅

南遊集卷中
關感其志。盡授祕訣。再游則梅關已歿。乃就遺孫獲其粉本。遂探榛名金洞諸勝而歸。構廬嵐水之滢。專力繪事。風流跌宕。如不復與世事相關者。慶應元年五月九日病歿于家。年五十二。葬寶塔院。嵐溪之於畫。始規撫師法。後出入明清諸家。層巒複嶂。太湖巨浸。意之所到。筆輒隨之。能成一家。方是時。越有石川侃齋。石倉米山之徒。並以南畫著。然其技倆。不能遠及也。以故名聲籍甚。持絹素來乞畫者。恒蟻聚其門。嵐溪嘗謂畫貴真氣。苟缺焉。天機不張。色相不化。豈足觀乎哉。慎重自持。不苟下筆。雖一幀之畫。非經二年若三年則不成也。小野

湖山北游贈詩曰。醉筆淋漓墨未乾。胸中磊砢卽雲烟。知君平素揮毫懶。世上無人具眼看。蓋寔錄也。嵐溪溫雅和易。胸無鱗甲。與人談笑。終日不倦。性酷嗜酒。一飲盡斗。時或登樓呼妓。醉吟歌呼。往往流連忘返。殆有千金一擲之概。晚年自放益甚。不復親繪事。負債山積。甌底生塵。僧某謂曰。請爲貧道畫屏風。我能代償之。嵐溪諾。乃與檀越謀。釀金償之。後不果約者數年。一夕呼酒大醉。對屏一揮。山峙水奔。忽拋筆曰。快矣。觀者莫不驚嘆。其在仙臺。與同人俱上金華山。偶獲靈芝。同人曰。山靈愛惜。不許持去。若犯之則必遇風濤之厄。子縱自輕。

盍思同舟者。嵐溪沈思良久。俄燒靈芝。蘸醬喰之。衆皆大駭。既而上舟。天晴波穩。竟無他異。配大塚氏有故大歸。後不再娶。養外姪某爲嗣。

論曰。家翁語余曰。距今六十年前。登彥山之頂。時有一畫師。踞巖揮毫。孜孜弗輟。既而驟雨沛然。忽失其人於雲霧蓬勃之中。後問之。則嵐溪也。今而思之。瘦骨稜稜。眼光如電。真神仙中人。畫品清高。神趣翛然。無一點烟火氣。不亦宜乎。

渡邊漁村傳

渡邊漁村。名駿。字美中。佐渡人。父某。家世爲吏。漁村以

次子承家。住相川板坊。其地瀕海。與漁戶隣。因號漁村。幼入官學。修教館。兼從圓山溟北受業。精勵刻苦。遂凌駕儕輩。明治二年。與平謙輔戍於佐渡。漁村甫十六。常侍左右。一夕謙輔醢客。適有死囚棄屍於野外。謙輔欲試客膽。使往取其肉。命漁村同行。漁村神色自若。謙輔稱其膽氣。十八擢爲修教館講師。尋爲相川縣吏。轉新瀉縣。後以收稅屬。歷任各署。既而爲新潟中學漢文教師。在職十五六年。以病歿。時大正三年十月某日也。年六十一。漁村容貌魁梧。白髯毳毳蔽胸。尤嗜飲。及百鍾不亂。蓬頭粗服。澗步市上。高吟其得意之什。路人指笑。

南漢遺集卷中
無顧也。性又淡於貨利。身住窮巷。清貧自甘。其在新潟也。一日徙居。載家具於車。夫妻推輓。途逢知人。漁村呼曰。乃公之貧。未及孟郊。搬運太勞。請來援之。其人避去。配某氏。漁村常稱其賢。而少忤於意。輒怒罵。適夏夜大醉而歸。再呼酒。更已深。氏不懌。漁村勵聲曰。賤婦無禮。乃裁休書與之。時家唯有所張蚊帳一而已。氏急撤之。漁村叱曰。何爲。曰。此妾嫁時所齋。今也大歸。欲持去耳。漁村笑曰。婦忌夜行。宜待明旦。漁村之學。經義則折衷漢宋。而諸子百家。莫不涉獵。尤好文章。方其得意。滾滾滔滔。如水赴壑。長篇鉅作。頃刻而成。詩亦嗜之。曾與阪

口五峰等創吟社。盍簪切劘。雄健豪放。有杜陸之風。所著有詩文稿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余嘗訪阪口五峰。座有一客。飲酒放歌。旁若無人。漫罵當世文人才士。不直半文錢。余爲辟易。後因五峰知其爲人。今而想之。漁村豈抱奇而隱於酒者歟。余以其行事。頗有可取。據所聞作之傳。

木村容齋傳

木村容齋。名某。字士良。稱太一郎。容齋其號。越後高田人。父曰愚山。以文行著。嘗爲藩主榊原侯侍讀。寓江戶邸。容齋與母俱在鄉。就塾師受句讀。比七八歲。能背誦

蒙求。不錯一字。稍長。赴江戶。學於家庭。會丁內艱。哀毀過禮。家素貧。至是窮益甚。躬服薪舂之勞。暇則矻矻讀書。殆廢寢食。後受業於井部香山。與同門中村敬宇等相切劘。又問經於古賀侗庵。文於安積良齋。良齋歎賞曰。才氣俊拔。當今罕儔。自是文名隆隆而起。萬延元年。歸鄉。創格知塾。聚徒教授。侯聞其賢。擢爲侍讀。一日說經於講堂。侯亦臨聽。音吐朗暢。理義精透。侯嘆曰。聽他人之講。如朦朧觀物。至於容齋。則疑團釋然。如湯灌雪。乃賜物褒之。明治二年。爲藩學修道館教授。啓蒙道俗。風化大興。五年。館廢。復授徒於家塾。既而出爲高田中

學教諭。在職數年。鄉人著名者。多出其門。十八年。文部省賜國史及泥金彩漆硯筥。晚年患疽不痊。二十一年。二月歿於家。年五十五。容齋形軀長大。鬚髯疎疎。氣和容溫。尤慎言行。有古君子風。不媚權要勢家。折非繩愆。不少假借。自持儉樸。布衣綿袴。終身弗渝。嗜酒而不多飲。談笑徹宵不厭。少暇撫松竹。澆蘭菊。或跋涉山水。嘯詠自娛。其學奉洛閩。一意專攻不倦。其於先儒。除程朱之外。唯推薛文清陸稼書。在本邦則尤推室鳩巢尾藤二洲。嘗講靖獻遺言於正寢。容齋以其言過激。或非中庸之道。辭之。侍臣諭以侯命。容齋抗論不可。亦可以見

其操守矣。其文原本經義。參以韓歐。下筆敏捷。頃刻千言立成。又喜賦詩。雄奇閎肆。殆逼杜陸。所著觀旭軒文編三卷。遺稿二卷。刊行於世。

論曰。余嘗觀容齋所手錄素餐錄。朱綠爛然。紙不餘白。而楷法端嚴。無一懈筆。其篤守正學。有毅然特立之操。亦可推而知也。

本間翠峰傳

本間翠峰。名某。字子欣。稱榮吉。翠峰其號。別號荻居。越後岩室人。自幼好繪事。家貧。爲多賀某傭僕。某亦酷嗜畫。翠峰日夕視其所爲。暇則出庭畫沙。某奇之。爲授粉

本。臨模不凡。某嗟賞曰。汝天稟秀異。必能以畫成家矣。乃拉托長谷川嵐溪。嵐溪亦愛其才。指導懇切。技大進。翻然曰。我今學師法。而不能出其範圍。豈若師古人邪。乃就舊祠古刹。及諸家弄藏。潛心臨模。大有所得。又謂是法古人耳。卽善之。不能脫其窠臼。豈若師造化邪。乃去。爲四方游。東窮奧羽。西抵京攝。遂入九州。游崎陽。閱歲歸。乃築屋於泉村而居焉。亡何。移居新潟。奉職於縣。廷有年。後辭而家居。專力繪事。名聲噪乎北越。四方之士。來請揮灑者。門不絕踵。翠峰旣以寫真爲主。山水花卉翎毛。皆入妙品。明憲淨几。磨墨舐毫。翛然自適。每聞

人談溪山之勝。雖隔千里。必促裝而行。或拄杖於崇嶽之巔。或維舟乎斷岸之下。俯仰顧盼。抽毫描之。故其所作。雅秀蒼潤。有一種神韻。明治九年三月。陳其所畫山水花卉於勸業博覽會。官特授褒狀。爲人狷介自持。苟拂其意。則雖貴戚紳士。重幣求畫。峻拒不應。事親至孝。父母罹疾。晝夜侍養。嘗藥滌溺。未嘗委人。性欲唯好酒。客至則對酌閒談。罄歡而罷。其寓於嵐溪家。鄉右族某造嵐溪乞畫。不在。乃托縑去。翠峰卽援筆一揮。戲署師名。以致諸某。一日嵐溪拉翠峰俱過某。忽見山色迫人。嵐溪驚曰。此非我所作。某亦怪之。翠峰叩頭謝曰。死罪。

死罪。請恕。請恕。嵐溪笑而不尤。一夕遽病歿。年三十七。時十年七月廿六日也。

論曰。越之下田峽山。聳水奔。極爲絕勝。翠峰游意一動。則必往觀。以養其情。余藏翠峰水墨畫一幀。蓋係寫其景者。展而觀之。神魂飛越。殆有入仙境之想。此雖畫技絕特所致。抑亦非以真景爲粉本。而心與造化游者。寧能得有此乎哉。

山田卓傳

當幕府末造。崛起草莽。唱大義以殞身者何限。而年少氣銳。憂時憤世。不避水火。就斧鉞而不悔。如我山田卓。

者。豈可不謂壯且烈哉。卓字從之。通稱貞吉。號秋村。越後羽生田人。幼有大志。好讀書。稍長。游學東都。入龜田綾瀨門。孜孜攻經史。暇則擊劍馳馬。與四方志士交。業成。游水戶。仕執政安島帶刀。帶刀愛其才。給若干俸。卓感激。誓圖報効。時年二十三。聞母疾篤。致仕還鄉。侍養三年。母愈。復游東京。方是時。外交漸開。洋學盛行。雖老師宿儒。或挾歐籍。與詩書並講。卓慨嘆弗措。以謂不迨。今振興正學。革新時弊。則噬臍靡及。會聞帶刀獲罪。幕府賜死。欲奔赴有所救護。竟不果。後親往謁其墓。酌酒號而慟者三。淹留水戶數月。有人薦爲太田饗教官。誘

導有方。風教大興。時有水戶浪士白石彥之進者。唱尊攘。糾合同志。卓舊與之相結。乃作誓書。固盟約。既而察其舉止輕躁。不足與謀大事。遂絕交。其徒憤疾。欲乘暗要擊之於途。卓瞋目叱之。辟易逃去。事覺。彥之進下獄而死。卓亦被逮。訊鞫再次。抗然曰。我欲以尊攘效力於國家。果爲犯上亂政。盍速刎首。吏餉之。不肯。唯舐鹽飲水耳。幽囚月餘日。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實萬延元年某月也。初卓之將再游水戶也。或戒之曰。子恐爲浪士所誤。家有老親。何不自重。至是。果罹禍。聞者莫不惋惜。卓氣宇深沈。言笑不苟。然有事涉姦邪。則戟手痛罵。繼

以泣涕。常慕岳武穆文文山之爲人。自書二公傳。又寫胡澹庵封事貼壁。日夕擊節朗誦曰。大丈夫殺身成仁。當如斯矣。其死節之烈。與二公相似者。非偶然也。論曰。卓年少遠游。竟死百里外。故雖鄉黨士。記其姓名者幾希。況於其慷慨氣節之士乎。余拾摭遺聞。立之傳。真覺凜乎有生氣矣。

銀田鴨背傳

銀田鴨背。名稔。字大有。鴨背其號。別號石牛。越後蒲原郡下條村人。光德寺住僧也。父曰圓空。鴨背幼而慧悟。父授經於雛僧。鴨背在側。暗誦如流。又登壇大聲說法。

人皆驚嘆。十六歲入若松日新館。修漢學。數年去。之美濃。寓報戶寺。尋入高倉寮。修宗乘。業大進。明治初。抵東京。師事蒲生發亭。問詩文於中村敬宇。小野湖山。聲名稍聞。清人姚文棟觀其詩。極口推獎。方是時。廢佛論大起。鴨背憂之。東走西馳。回護甚力。或糾合徒衆。或開講筵。縱橫排擊。毅然不屈。因自號護法居士。既而有所感。脫緇衣而歸鄉。結廬於山水幽邃境。詩酒放浪。不復問世事。賦詩曰。起臥山中屋。山中我獨尊。清風常入戶。明月亦臨門。壺有茅柴在。胸無芥蒂存。一聲時大笑。人道口如盆。蓋實錄也。鴨背軀幹豐偉。面頰黑色。雙眸炯炯。

射人性嗜酒。不擇醇醜。一醉頽然。客至輒置酒。盤礴對飲。縱談古今。有不可一世之概。岡鹿門北游館。我加茂。鳴背偶在。然不相識。踉蹌入座。眼若無人。後知其爲鹿門。袖刺往訪。命酒論詩。痛飲三晝夜。鹿門賦長歌贈之。目爲秘演流亞。嘗游新潟。訪阪口五峰。不在。五峰歸。有一樓婢蒼黃。手刺來曰。曩者醉和尚過敝樓。不償酒錢。曰。問之先生。五峰意其爲鳴背。檢刺果然。乃笑償之。蓋訪五峰不遇。偶望旗亭。酒思頓動也。又詣一檀家。大醉遂宿焉。翌早遽起。家人請吃朝飯。不顧而去。婢收蓐。遺尿淋漓。衆皆掩鼻。鳴背博究竺典。旁通漢學。而其長技

在詩。斬新流暢。酷肖蘇子瞻。又工筆札。醉後揮灑。縱橫變化。頗得鍾王之神。又善俳諧。真率可誦。嘗散策秋郊。吟曰。小便乃之處。毛無之草。乃花。所著有瘦鷄餘存石牛小稿。漫游小錄等若干卷。

古川子曰。鳴背與家君親善。余之幼時。屢過訪。敝衣高屐。大呼曰。銀田稔來候。聲如洪鐘。家人驚走。今讀其詩。聲貌躍躍。恍若在前。僧而非僧。俗而非俗。可謂奇人。予乃立之傳。

外山中將小傳

中將姓外山。名豐造。字某。紀伊和歌山人。弱冠立志入

陸軍士官學校。任步兵少尉。尋卒業陸軍大學。進大尉。爾來二十餘年。累進中將。今爲臺灣守備隊司令官。嘗謂知彼知己。兵家之要。乃游獨逸。經米國而歸。補參謀本部員。參其謀議。多所獻替。昭和戊辰。濟南變起。帥混成旅團。奮鬪力戰。以寡破衆。驍名大振。迨凱旋。皇上賜謁。授勳二等旭日重光章。特賜金二千圓。其於韜略。東西典籍。靡不涉獵。孜孜研覈。多所發明。至用兵之妙。自許不多讓人。資性豪邁。不拘小節。能訓練部下。威信並行。時臨講筵。論列強形勢。以鼓舞士氣。好騎駿馬。過平原曠野。縱橫馳騁。或檢地理。或測距離。險夷要害。莫不

諳悉。故料敵制勝。如探物於囊。濟南之變。可以徵也。論曰。余與中將有舊誼。每到東京。必往訪焉。中將爲說古名將用兵之略。意氣軒昂。宛如其時。今年五十三。在任南疆。無由交臂攄懷。因立之傳。以致縉纒之情。

田宮君小傳

君字從義。號如水。田宮氏。越後新發田人。弱冠就鄉師學。孜孜弗懈。自郡屬擢西蒲原郡長。轉南蒲原。在職前後二十餘年。頗有聲望。方是時。郡政解弛。財物匱乏。乃節用度。理庶務。除煩苛。設費舍。築堤堰。興利捍害。簡省役費。閩郡靡不信賴。其在官也。簿書山積。剔燈點檢。往

往至廢寢食。迨辭職。陞敘正五位。勳四等。賜金三千六百圓。於是營菟裘於五十公野。撫孤松。眄修竹。優游自適。不復問世事。資性亮直。而有雅量。愛才容衆。持論諤諤。不少挫屈。盡心農政。土地肥磽。租賦輕重。莫不諳知。尤重道義。談及忠孝節烈事。輒感歎涕泣。喜作詩歌。著有晴耕雨讀集。真氣流溢。如其爲人。今茲甲戌年七十。一。

古川子曰。君奉職郡宰既久。每我青海神社例祭。必來獻幣帛。朱袍紫袴。威容儼然。距今十五年。猶彷彿乎見其拱揖之狀也。

彥城逸史小傳

逸史姓星野。名曰子四郎。字某。彥城其號。越後中島人。少壯東游。卒業帝國大學。應聘於法政大學。教育青年後生及十年云。博覽強記。尤精國史。屢游四方。採訪文書。足跡及奧羽關西。余贈詩。有名山搜逸籍。古觀揚殘碑。句嘗慨北越史之不備。與同志從事編摩。殆忘寢食。業纔就緒。有故不果。又與林博太加藤玄智諸博士創明治聖德記念學會。研覈史蹟。多所發明。常讀古語拾遺。以謂知我國體尊嚴者。除古事記外。惟有此而已。乃參稽諸家。糾正訛謬。翻近文梓行。資性寬厚。不與物忤。

南溟遺集卷中
二九
凡挾一長者喜交之。尤澹於名利。同僚諸子。或陞高官。或爲博士。毫不介於懷。余勸其出仕。掉頭曰。軒冕不若布衣尊也。齡逾耳順。軀幹肥胖。黎黑無髭。而精力絕倫。讀書倍人。聲樂翫好無一所嗜。唯愛典籍。拋貲購獲。雖饑寒刺骨。不顧也。

家君行略

家君名良策。字盛興。號傾陽。越後加茂人。弱冠師事松本古堂。襲先業爲青海神社社司。在職五十年。晉奏任待遇。其辭職。神職會特贈大日本史以酬勞績。平生教人以忠孝爲本。崇王室敬神祇。每談至此。未嘗不斂衽。

肅坐。繼之以涕淚也。征露役起。慷慨不禁。賦詩有半夜聽鷄起。燈前拭劍看句。每月卜日。潔齋詣祠。以祈戰勝。祁寒溽暑。終始如一。資性澹泊。無所挾。尤喜賓客。投轄款留。用心家政。自田圃山林。以至金穀拉雜。皆有記簿。捐助貲財於公共事業。受褒狀賜杯者。不遑枚舉。學兼和漢。喜作詩歌。著有傾陽詩鈔。郭公百首。齡踰七十。身體康健。步履若翔。時出爲山水游。故其所作。清峻有逸氣。

紀和田社掌殉職事

大正十三年二月廿一日夜。越後大蒲原村晃神社罹

祝融之災。社掌和田君登聞變。竭蹶而趨。至則火焰熾烈。將及寢殿。君大呼求救。踴躍上殿。忽失其形於黑烟冥濛之中。火熄。有燒屍。就檢之。卽君也。俯伏擁護神主。神主賴以得全。吁。烈矣哉。時年七十又二。聞者識與不識。遠邇來弔。越數日。以村葬禮。瘞遺骸於某處。新潟縣神職會特遣人慰弔。賻金若干云。君天資忠厚。夙就小池內廣修國典。談及國體皇道。則肅然改容。感激流涕。真箇日本魂之人也。方今爲祝史者。開口輒曰日本魂。而察其所爲。或蔑神明。或棄德義。以招鄉黨之譏者。往往而在。獨君捐軀殉職。以發揮日本魂。洵足勵頽俗而

持世道也。余亦忝職祝史者。因敘而表之。且以自誠云。

書松岡雄淵先生書牘後

詩文者。出乎構思研鍊之餘。書牘則不然。隨意走筆。以應日常事。故有縱橫馳騁之致。余家藏松岡雄淵先生所寄我祖茂陵翁書牘數十通。蠹魚滿紙。污損殊甚。便潢裝成帖。寶而藏之。先生尾張熱田人。夙學儒於若林強齋。神道於玉木葦齋。後爲神祇官吉田氏侍讀。名聲噪乎京師。翁往學其門。與同門武內式部相切劘。山縣大貳嘗師事加加美櫻塙。時來乞益於先生。與翁親善。蓋翁與式部大貳慨王室式微。糾合志士。以待時機之

南漢書身身中
三〇
至。既而事敗。式部遠竄。大貳處斬。禍將及翁。乃悉燬簿書。以滅其跡。慨然歸鄉。以圖再起。先生賦詩歌各一首。以惜別云。斯帖書法端正。毫無縱橫馳騁之致。而憂國之忱。盎然溢乎楮墨間。豈可與尋常書牘一例視乎。明治中興。朝廷舉旌褒典。式部大貳俱辱贈位。而推其所淵源。則先生陶冶之功。與有力焉。而其事蹟。獨未顯白于世。余每觀此帖。俯仰今昔。感慨盈集。不覺暗淚交頤也。

題書畫帖

愛而翫之。可以養其心志者。世固不尠。而其尤適士人。

則莫如書畫。田卷君所藏書畫帖。自山之峙水之流。以至翎毛走飛。草木暢茂。莫非縉紳名流高人韵士之筆。皆可以愛翫也。昔者文衡山孫退谷並嗜書畫。壽屆耆艾。蓋以其能養心志也。君爲人恬靜。身在市井。不喜紛華。而酷愛書畫。晴朝雨夕。靜坐披展。以養心志。其清福可歆焉耳。余知其躋期頤之壽。永享風流之樂也。

書東湖先生遺墨後

東湖先生坐事。獲罪幽閉小梅村也。意氣泰然。與緹帙親。痛飲淋漓。仰天而歌。乃謂當今正議將熄。吾守正而斃。非所懼也。死後未幾何。王室中興。赫日中天。是誰之

力也。嗚呼。先生以身許國。秉正排邪。毫不屈撓。豈慷慨
扼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是書先生幽
閉中所作。展觀之際。覺真氣逼人。吾往歲乘月棹舟溯
墨田川。遙望小梅村於水煙模糊間。追想先生遺烈。今
又對此。不覺涕淚之潸然也。

書西水遺稿後

北越之地。古來多出名流。書有卷菱湖。畫有五十嵐。浚
明而詩文則推神保西水翁爲巨擘。翁夙入昌平校。又
師事大槻磐溪。磐溪深器之。不敢弟子遇之。業成歸鄉。
授徒。余嘗訪翁遺址。又就子孫讀其遺箸。始知學術有

淵源。欽仰不能措也。菱湖書法高於天下。名公鉅卿。受
其指授。浚明畫名重於一時。寸縑尺楮。人爭購之。設使
翁之才之學。翱翔京華。爭雄壇坫。則與菱湖浚明並稱。
不爲難也。唯其不求名者。是卽所以可尊也。翁常誦古
文。意興一至。迅如風雨。磐溪嘗題其集曰。文之古奧奇
警者。得諸韓蘇。詩之雄渾豪放者。得諸李杜。嗚呼。此可
以知翁之詩文矣。

古事記標註跋

敷田年治先生學殖淹博。尤邃國典。石丸忠胤翁先生
親交也。頃者出示先生所著古事記標註九卷。記述簡

明考据的確。借覽數日。大有所得。夫神代事蹟。悠邈不詳。往往有類怪誕不經者。然古事記之爲書。纂錄舊聞。採摭故例。據實直書。毫無僞飾。洵爲皇國寶典。是以古來註者。不遑僂指。如本居氏古事記傳。中嶋氏評釋。尤推精覈。今斯編之成。初學讀之。猶盲者發矇。迷者得導。其有績於文獻。豈在二書之下乎。先生今年七十。神氣尙旺。閉戶讀書。日限二卷。其勉勵如此。乃知著書之刊。源源嗣出。殆無窮已也。余嘗識先生於忠胤翁之所。先生時講萬葉集。義理明晰。辯論泉湧。余深服其妙解。今二十年矣。東西離隔。音耗杳然。對此卷。不勝傾倒之念。

也。

書黃村先生書幅後

向山黃村先生常追蘇子瞻蹤。每歲十月既望。招邀都下諸名流於其景蘇軒。把酒抒懷。詩歌醉唸。罄歡而罷。斯幅蓋係席上作。詩格雄渾。筆力勁健。無些塵氣。不獨想見當時讌集之盛。其遺世獨立之懷。真不勝欽仰也。余曾謁先生於景蘇軒。景仰已久。先生易簣。既十餘載。思先生不能見。觀其書。猶見先生也。

書岷峨集後

我越之地。禪僧善韻語者。古來不乏其人。而余推有梅

爲翹楚。有梅持律謹嚴。學德兼茂。嘗航海入元。喬嶽鉅川。靡不探討。又訪名利高衲。以修淨業。方是時。元與我有隙。以有梅爲間諜。逮捕下獄。訊鞫數次。將斬。有梅神色自若。賦七絕一首。其後半云。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元主偉之。減死一等。流於巴蜀。後遇赦歸朝。爲京師建仁寺住持。寂年五十七。嗚呼。有梅以扣華諷唄之身。航萬里異域。一言動元主。以免死。其所養可知也。所著岷峨集二卷。健快若駿馬脫銜而馳。激壯若蛟龍出水而吼。變化百出。不可端倪。禪林集中所希覩也。後世有德龍真阿諸僧。名聲噪于越。然德龍流於膚

廓。真阿墮於纖縲。並不及有梅也遠矣。余曾詣建仁寺。觀其自贊畫像。搨本。高顴蹙額。英氣凜然。書亦跌宕多致。與其詩相匹。

謹書東宮御書後

山田某夙列醫官。侍東宮有年。一日以公事外出。乃賜此書以促歸事。蓋在十餘年前矣。後某游歐西。歸朝。未幾而歿。頃者令嗣某奉持來示。筆法端麗。墨彩煥發。自有帝王氣象。他日莅寶位。施右文之治。可知矣。拜觀之餘。謹識。

書井上梧陰遺墨後

如水田宮郡宰藏井上梧陰贈坂井某序一通。裝潢新成。使余題其後。議論警拔。詞筆道健。切憇之情。益乎楮表。某越之下條人。少壯東游。受業安積良齋。躬執廩役之勞。勤學匪懈。名著邑里。梧陰與某訂交。肝膽相許。迨其歸鄉。設宴惜別。因有此贈序云。梧陰才識兼備。一登台閣。振刷文教。勳業炳烺。而郡宰滌弊除蠱。號爲循良。餘事亦嗜吟詠。此書之歸其手。蓋同氣相求者非邪。明治中葉。碩功駿烈。不乏其人。而至學殖文章。卓然拔乎流俗。如梧陰者。竟無所見。宜矣。郡宰珍襲弗措也。

書賴批椒山文鈔後

魏文帝有云。文以氣爲主。夫氣不充實。則其弊或流於輕佻浮薄。不足以鼓舞世道人心。不作可也。賴三樹夙欽楊椒山之爲人。其在浪華。就椒山集抄若干篇。評隲點批。其友松本土龍悅之。慙慙校刊。頗行於士林之間。椒山方明氏叔世。彈劾姦邪。慷慨奮死。其精忠義烈。赫奕千古。其文亦剛健精切。足以鼓舞世道人心。蓋真氣充實。有不期然而然者也。吾聞三樹又手寫椒山年譜。示之士龍曰。海內騷擾。禍且不測。吾儕當舍生成仁如此矣。意氣激昂。相共泣下。未幾。三樹與士龍等相謀。欲以攘夷撼幕府。事覺。捕吏至門。三樹神色自若。呼家人

取所蓄丹釀。痛飲淋漓。笑曰可。乃就縛。其氣槩節操如此。豈有所深感於椒山之爲人而然歟。世之讀者沈潛玩索。而有所得。則華實並舉。本末兼全。豈啻以詞翰高視一世乎。

題椿華谷花卉畫幅

椿華谷花卉畫幅。裝潢新成。展而觀之。用筆雅澹。賦色妍麗。蓋自憚南田得來者。視之其考椿山。殆無愧色。余拍案曰。度上又添一珍。

書敬宇先生書幅後

敬宇先生學問文章。儀表一世。餘事善書。予鄉人丘山

君堅家藏先生所書人立梅花月正高七字豎幅。係其先考遺愛。筆致適美。墨彩煥發。復不猶人。聞鄉有關某。往歲東游。師事先生有年。迨歸。先生爲書數紙以贈。君之先考。與某親善。此蓋其所贈也。君今職在牧民。夙夜密勿。常展斯幅。景仰先生。因思所以奉公。則施政之懿。聲譽之芳。遂至與詩書相配也必矣。

過庭餘聞跋

楠本碩水先生朱學泰斗。以躬行實踐爲主。哲嗣子敬筆記先生日常談話。綴拾爲篇。名曰過庭餘聞。門人岡子直曩已印行。今又再印。見贈一本。有關國家者。有涉

經史者。文亦平淡。絕不修飾。輒近學者卑視古經。日趨空疎。至躬行實踐。則棄而不顧。斯編雖小冊子。先生面目躍如而出。亦足以窺其制行學術之一端。學者庶乎知所自警矣。子直印行之意。蓋在乎此歟。讀畢。慨然久之。

慊堂先生真蹟跋

余嘗觀一老舖懸書幅。拂塵檢之。卽慊堂先生之書也。不論價而購之。歸家懸壁。有親炙先生之想。夫先生以經學文章雄視一代。餘力及書法。而氣韻超脫。別出機軸。所謂大家無所不有者矣。均是書也。曩則蛛網封之。

今則髹匣藏之。遇之與不遇。顯晦係焉。苟採而用之。區區微物。亦有補于世。若舍而不採。採而不用。雖珍寶珠玉。亦猶土芥而已。余觀先生之書。不能無感慨。因書數言於其後云爾。

書伊藤輜齋書簡後

伊藤輜齋翁書簡一通。松本古堂所贈家君也。翁以名家裔。與古堂親善。以氣節文章自許。曾俱爲西園寺陶庵公之師傅。及古堂辭去。翁專任輔導。寵遇殊渥。此書慶應元年六月。報公之近況於古堂者。纒纒數百言。能證公之所以爲偉器。而忠厚之情。盎然溢乎楮表。洵可

南溟遺集卷中
三十一
珍重也。顧公之受教於翁。齡方弱冠左右。翁既知其爲
偉器。未幾。公登臺閣。秉國鈞。以贊襄中興之業。翁鑑識
之明。可知也。今且五十年矣。翁既歸道山。古堂墓木亦
將拱。余深悲二翁之不及見公於今日也。余聞翁始謁
公講經。對案默然。侍者謂山澤癯儒。其心畏縮。乃爾促
之再三。翁正色曰。某雖不敏。所講卽聖賢之書。而公言
他。非所以崇道也。公慚謝。肅然歛襟。翁之能教公之能
改。相傳爲美談。則此書不獨想見公之偉器。亦可以知
公與翁遭遇之非偶然也。

題紅蘭老松圖

此爲紅蘭女史老松圖。女史性穎悟。研鑽經史。旁能丹
青。方嘉安之際。外患荐至。國家多事。女史助其夫星巖。
與志士結交。秉正排邪。以鼓舞勤王大義。此畫筆力峭
拔。氣韻高古。猶松之偃蹇。離奇。凌霜冒雪。有專家不易
及者。蓋非所養於內深者。決不能至此也。今世媮薄成
風。婦道日衰。忠孝大義。視如土芥。聞紅蘭之風。庶幾知
所感興矣。

題鈿雲泉小品畫幀

鈿雲泉所描小品畫幀。乍而虎蹲。乍而龍蟠。乍而鹿奔。
乍而蟄伏。異態殊形。莫非石。而濃淡疎密。下筆不苟。尤

見蒼潤勁秀之致。實爲小品上乘。雲泉歷游北越。鬻畫糊口。窮苦寒酸。不得一飽而沒。此幀蓋成北游中。不獨見其超凡之腕。亦足以補畫談而傳千古矣。畫品隨人品而昂低。余觀此幀。乃知雲泉持志堅確。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其可稱者。不但繪事而已也。

題竹村悔齋蘭竹畫幅

竹村悔齋舉母藩士也。嘗慨藩宰某之專橫。扼腕曰。是不可不除。乃要諸途。刺而斃之。馳至友人某宅。告以顛末。請酒痛飲。揮筆寫蘭竹數紙。而後伏劍死。嗚呼。使悔齋得其用而竭其才。則必有大造乎國家矣。惜乎捐命

於一藩宰也。川口江東翁藏悔齋畫蘭竹一幅。筆力健快。氣韻生動。其爲自及前作無疑也。夜深危坐。燈下展觀。覺陰風颯起。英氣襲人。

跋乃木將軍遺墨

伯爵乃木將軍天資剛毅。才兼文武。夙以忠孝導人。與日下勺水先生交。一日先生折簡招將軍。舉杯獻酬。談及國家盛衰。將軍卽書和歌一首以貽。詞意雄鷲。書格高雅。中有雍容溫和之氣象。夫將軍以華胄之身。膺閭外之寄。出入拮据。不遑暇食。而與布衣儒流。握手交驩。其胸中綽綽乎有餘裕。可欽仰也已。世之說忠孝者何

限。其口固善言。然察其內則眩於紛華。誘於利祿。偷生
貽耻。余對將軍之書。不能無深慨也。

書鹽谷修卿游彥山詩後

丙辰八月鹽谷修卿北游之次。訪余廬。相携登彥山之
頂。天風冷然。修卿披襟當之。曰快矣。歸京之後。寫此詩
見寄。一讀有杖屐再陪之想。修卿夙嗜臨池技。每且臨
空海墨帖。今觀此書。精神飛動。氣韻清高。雖曰與彥山
比秀拔可也。蓋嗜好之篤者。其技必精。恨不使起空海
於九原而見之也。

書白河樂翁公書牘後

白河樂翁公以霸府懿親。任輔弼之重。擢林述齋先生。
總理學政。兼參機務。先生感激。誓圖報効。置塩君棠園
藏公書牘一通。蓋謀先生贈硯銘。及多賀城瓦者。筆法
端麗。而一種惓摯之情。溢乎行墨間。顧公之善遇。先生
之善佐。相得而開霸府隆運。則此書牘。亦與他人應酬
之作迥別。棠園其十襲珍藏可也。

書塙檢校和歌集後

塙檢校之於和歌。詞氣溫藉。風調高雅。琅琅可誦。蓋自
萬葉集得來者。檢校替人也。而博學宏聞。識見卓越。發
爲著書。殆數十種。和歌特其緒餘耳。而其超絕如此。所

謂盲於目而明於心者非邪。昔者師曠之聰。燿乎盲史。蟬丸之歌。著於國乘。檢校亦其流亞歟。輒近學者日趨捷徑。唾棄古典。而不顧。雙電炯然。一無所成。豈不愧於檢校邪。此集不詳何人所抄寫。字畫端謹。無一懈筆。亦足以知欽崇於檢校之深矣。

題靄厓谿谷濺瀑圖

靄厓道人谿谷濺瀑圖。筆力老蒼雄拔。殆奪造化之妙。懸諸壁間。飛沫四散。涼氣襲人。嗚呼。非道人神手。安能成此畫。非此畫。安能知道人神手哉。

題淵內旅壁

地接林壑。家臨溪水。雲烟變幻。三伏亦寒。軒前怪岩。犖确。奔流激之。淙淙雷轟。心胸自覺清爽。從此山益秀。水益清。紫蕨產焉。香魚生焉。

題鷹巢旅壁

奇巖怪石。突兀刺天。如植五指。如揭旗幢。泉自巖頂濺。短者如縞帶。長者如素練。鏘鏘然飛珠而走。溪角有樓。朝嵐夕烟。空湧闔窻。如綿如絮。可以以藏袖中。

題津川旅壁

橋架阿溪。穹然如虹。其下奇石礫硿。水勢激之。激者如雪花。疊者如織紋。奇態百出。不可名狀。兩岸杜鵑花。色

如猩血。返照倒射。流水碎金。適有樵童。負薪渡橋。入錦雲中去。宛然一幅畫圖。

題柏琦旅壁

柏琦之濱。砂白波靜。尤適浴潮。有樓巍然臨海。佐島咫尺。蒼翠可掇。能登岬。蜿蜒起伏。隱見乎波際。雄風忽起。怒濤洶湧。百尺之樓。搖撼如船。

題寺泊旅壁

南擁翠巒。北臨蒼海。雲霞聚散。魚龍出沒。余寓大觀樓。散髮雄風。盪胸奔浪。意氣暢發。抗聲呼快。既而皓月上。萬里蒼茫。陰闔陽闢。變幻無窮矣。

題嶽山寺壁

白雲濕琴。翠嵐撲簾。筧泉一條。琮琤然與梵唄相和。山寺幽靜可知也。昔吾與某山人寓此。語禪談法者旬日。後某出山久絕踪跡。吾再來乎此。每望雲嵐。未嘗不追憶當時握手之歡也。

篁村先生遺墨跋

鹽谷修卿嘗云。篁村先生每夕餐後。輿到揮洒。立盡數紙。此小縑爲余書詠松詩者。寓適勁於妍麗之中。酷肖文衡山。先生經學文章。固一世之泰斗。不必用力於小技。而其妙臻斯。豈尋常儒家所能及也哉。修卿與先生

有通家誼。曩撰先生墓碑銘。於其操履學術。反覆致意。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躍如而出。而不一語及書筆。譬諸畫龍點睛。旣畢。反遺鱗角鬚毛。余因書此以補之云。

中山亞相書幅跋

中山亞相天資英邁。夙慨王室陵夷。以靖獻自期。吾祖茂陵游學京師。數謁亞相。曾作此書以賜。雄健莊重。自有台鼎氣象。觀者無不悚然起敬也。亞相沒後。有山本矯齋唐崎赤齋等。慷慨悲憤。効力王事。殺身報國。遂開王室恢興之鴻圖。此豈非亞相忠愛之氣。感孚上下之効耶。此書久藏于篋底。明治十一年車駕北巡。駐蹕加

茂。岩倉右大臣辱臨我家。因裱裝揭諸正寢。後造桐函而寶重焉。余敬慕亞相久矣。故重其書。重其書卽所以崇敬祖先。併訓廸子孫也。

題良寬上人匾額後

余嘗論良寬上人書曰。行勝楷。草勝行。而狂草最佳。乃舉之問于金粟仙史。仙史笑而不答。今觀山田寒山所藏匾額。以大楷寫天上大風四字。字畫端正。含秀妍於遒勁之中。頗有晉唐遺風。嗚呼。上人有此技倆。而于行于草。縱橫自在。莫不如意。余所見謬矣。宜哉。仙史笑而不答也。上人天分高逸。視功名富貴如附贅懸疣。然是

其書之所以與晉唐名家駢立無愧也歟。

書雲濤遺集後

越之柏崎。南仰米山。北控越海。自古多抱才而隱者。如我水落雲濤亦其一也。雲濤博學洽聞。尤善詩。清俊奇拔。迥出塵表。明治初。雲州松本古堂來訪。雲濤與之上。下其議論。又出其詩似之。古堂嘆曰。吾交游殆遍海內。然未見能詩如雲濤者。雲濤性狷介。不阿於世。每酒酣耳熱。彈劍長歌。慷慨淋漓。睥睨一世。故其詩清俊奇拔之中。亦有一種豪宕奔逸之氣。而徒抱雄才而隱于詩。豈非可惜乎。雲濤嘗謂我詩無所摸擬。惟米山之岫。肆。

越海之洶湧。使之然耳。宜哉。其清俊奇拔。使古堂歎賞不措也。

書騷解後

藝藩阪井虎山夙執關西文柄。尤邃離騷。鄉人某嘗西游訪虎山。侍其講筵。辨晰明暢。能解人頤。某隨聽隨記。積成冊子。名曰騷解。余就其裔孫某借覽之。剖拆疑互。闡發奧秘。於古人註解書外。別開隻眼。昔郭象遠於玄理。其註莊子。旨趣高遠。發漆園之蘊者多。斐松博於史學。其釋三國志。補陳壽之闕者不尠。今斯編殆有類焉。賴子成曾稱虎山爲文中之傑。古賀侗庵亦謂虎山議

論文當今無比。子成沒後。關西文柄歸於虎山。蓋非無故也。虎山家貧。躬服薪春之勞。嘗語人曰。吾誦離騷一過。米則白矣。其用力於離騷。可知矣。青衿諸子。就斯編熟讀詳味。而有所悟。則亦能樹赤幟於坵壇焉。乃書詹言於後。以還某云。

洞齋先生遺墨跋

乙酉七月。余訪洞齋先生。先生喜甚。歡談移晷。翌爽賦七絕見示。未數日。先生溘焉逝。余蒙先生提撕。恩誼如父母。面謁數百次。何圖此爲永訣。賜瑤什數十篇。此爲絕筆。屈指忽忽。殆二十年。先生墓木既拱。而余駑劣如

故。使先生有知。其謂之何。今展遺墨。追懷往事。萬感全集。淚潛然沾襟。

書小嶋成齋真蹟後

植松君果堂藏小嶋成齋先生真蹟。寶愛弗措。本日文會携來見眎。風姿秀逸。絕無枯澁體。字畫之嚴。筆鋒之銳。非彼求巧於銀鈎鐵畫者比也。余亦藏先生真蹟。不知與此孰優也。先生學殖超邁。尤精乎說文。所著段注補考。明疑辨惑。多所發明。以區區書法稱之。恐非悉先生者也。果堂學富文雋。私淑先生。其實愛筆蹟。良有以也夫。

鳴背手簡跋

古人云。談笑於死生之間。是非豪傑之士則不能也。銀田鳴背天資高潔。尤嗜詩文。與家君來往殊熟。其病在三條病院也。家君往訪。鳴背款談不異平生。曰。醫謂余病爲胃癌。明日將剖而療焉。死生固叵測。所作詩文。托諸子以謀不朽。其言從容。毫無憂慮之態。後數日溘逝。吁。痛矣哉。此簡病中所寄家君。縷縷數百言。而詞氣溫雅。文字謹飭。不似大患在身。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間者。非邪。

題椿椿山萬竿烟雨圖

樋口百果翁遺愛椿椿山萬竿烟雨圖絹本一軸。綠葉翠梢。籠烟帶雨。或弄龍姿於懸厓。或倒鳳影於澗水。窮狀盡態。塵坌一掃。清氣沁骨。蓋椿山得意之作也。翁爲人淡泊。不慕勢利。唯嗜書畫。出於天性。適觀塚野某所藏斯幅。朵頤弗措。某乃割愛焉。翁喜甚。听夕展觀云。甲午六月。余訪翁遺孫正平君。談偶及之。乃見出眎。真爲逸品。猶想見翁撫髯鑒賞之狀也。

山筆海墨帖跋

秋葉君士磋嘗輯師友墨蹟。裝潢成帖。成齋重野博士取大藏經之語。題曰山筆海墨。君夙執費川田甕江先

南溟遺集卷中
四六
生入修史局。從事編摩。既老。掛冠卜居牛門。嘯詠自娛。此帖所載有腹笥萬卷。才筆縱橫。若某襟懷瀟灑。意氣壯快。若某貌厚言和。齒德俱邵。若某推古證今。宏論博辯。若某某君明憲淨几。展而觀之。則必有把臂一堂。接其晤談之想矣。而甕江先生易簀。不得復請其題詠。以添一段光華。是可憾也。余曾陪博士。與君及諸友相俱游芝浦。適月輝如鏡。海波漱澗。痛飲賦詩。夜闌忘返。忽忽已五年矣。幸博士等皆健。在今閱此帖。當時吟詠亦載焉。游蹤歷歷在目。不堪追懷之情也。

樂翁公書畫帖後

白河樂翁公以英邁之資。會幕府之衰。勵精圖治。百廢頓舉。四方想望風采。其辭職也。寄興書畫。以雲烟視軒冕矣。嗚呼。公非雲烟視軒冕。安足以寄興書畫。寄興書畫。是其終所以雲烟視軒冕也歟。

書乃木將軍真蹟後

玉木中佐出示乃木將軍詩書一幅。詞意忠厚。筆致端嚴。洵如其爲人。中佐夙慨綱紀廢頹。士氣衰茶。周游天下。講演將軍事蹟。聽者莫不奮然興起。況於親觀其詩書乎。世之沓沓者。亦當整襟拜觀。以磨礪士氣。

題夏山浴雨圖

草雲畫師慷慨有志氣。維新之際。援官軍鬪。以致忠義之誠。余重其人。併及其畫。遂購此幅以珍藏焉。筆力豪健。神氣靈活。夏山浴雨之狀。躍如乎紙上。揭諸堂壁。亦足以驅逐炎帝氏矣。

書阪口五峰遺墨後

阪口君五峰學問淵博。識度高明。夙爲世所敬重。余之在鄉。每逢花晨月夕。必訪君於舟江之居。把酒啜賞。罄驩而罷。後余游東京。君屢飛簡存問。交情之密如骨肉。然此幅渡邊法學士所藏。詩格謹嚴。風神散朗。書亦極秀潤渾厚之致。學士住舟江。從事實業。與君昕夕過從。

交契尤密。大正十一年六月。君自水府歸。邀飲索詩。立成。淋漓揮毫。即此詩也。未數月。君遂易簀。學士追慕弗措。屬余題之。嗚呼。余與君相識。幾三十餘年。感慨之餘。爲書其後。乙丑某月日也。

書岩倉右大臣掛幅後

明治十一年九月。車駕巡幸北越。廿一日。過加茂驛。右大臣岩倉對岳公扈從焉。就郁家憇餐。家君因介屬官虔乞手筆。公還京。明年春。書唐賢野草幽花各自馨。句以賜。斯幅即是也。家君命郁書其後。公天資沈毅。夙慨王室陵遲。收攬海內豪傑。而一朝蒙譴。屏居北山。然意

氣夷然。遵養晦匿。寄情文墨。以待時機。未幾。霸焰熄而
王綱張矣。昔者日野資朝爲北條高時所執。流竄佐渡。
嘯詠自遣。公之雅量。蓋有類焉。然資朝不及覩中興之
盛。而遺幽憤於無窮。視之公之挽回皇運。功成名遂者。
其幸不幸。寧可同日而語乎。斯幅筆畫端莊。有高雅之
致。儼乎不可犯。猶正人君子正笏凝立于朝。寧使觀者
悚然起敬。郁少時欲一登公堂。拜清光於咫尺。以慰瞻
仰之懷。既而公即世。願無由遂也。於是出斯幅觀之。以
自慰。庶幾足知公風範矣。郁恐後世子孫或不之察。與
尋常筆蹟同。投篋底。以委蠹蝕也。乃書此以對家君之

命。俾子孫什襲寶愛。而勿喪焉。

309
10

南涯遺集卷中終

終